

# “风雪丫口”的那抹绿

■裴雪峰 栗 栋

## 津津乐道

初冬,西南边陲高黎贡山上的“风雪丫口”已披上一层白纱。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十七连就驻守在这里。

此时,在连队的后勤生产大棚里正是一番热闹的景象。“我宣布,二班以收获白菜67公斤夺得今年的‘种植能手’!”指导员徐建明话音刚落,大棚里立刻响起热烈掌声,官兵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

看着满棚的蔬菜瓜果,四级军士长董诗斌不禁回想起刚来连队时的场景,感慨道:“那时哪敢想会有今天这样的大丰收!”

10多年前连队刚组建时,由于驻地海拔高,物质条件差,在山上做饭,饭菜都煮不熟,只能由炊事班去山下做好后再挑送上来。每天一趟,往返都要走20多里的雪山路,其余两餐大伙只能靠干粮和咸菜解决。每到大雪封山时,官兵更是一连几个月吃不上一口新鲜蔬菜,全靠囤积的压缩干粮来抵御饥饿。

近年来,随着先进的后勤设备相继配发,连队有了电灶厨具、野战炊事车等新设备,炊事班再也不用去山下做饭了。可每年大雪封山时,道路阻断,补给仍无法及时送来,没有新鲜蔬果,依旧是摆在连队党支部面前的一个难题。



“咱们可以试试种植大棚蔬菜,自我保障!”司务长范鹏向连长晋明杰建议道。

说干就干,全连官兵齐动手搭建大棚。由于风大雪大,大棚总是刚搭好就被风雪击垮了。大家不气馁,摸索加固方法,加厚大棚层,加固钢架,最终把5个能抵御风雪的大棚立了起来。官兵们信心满满地播下种子,期待着收获。

然而,大自然的考验并没有就此结束,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官兵面前。到了收获时节,大棚里的冬瓜只有拳头大小,大白菜长成了野菜……当地的老乡告诉官兵,山上土地贫瘠,缺乏养分,只适合种植玉米和核桃树,其他作物是种不出来的。

司务长范鹏查找资料、翻阅书籍,带着大家下山去寻找沃土,再把山下的泥土一桶一桶地提上山,换掉大棚里的土后重新种上果蔬,可是同样的结果再次上演。大家不放弃,每次连队的官兵回乡探亲,回来时总不忘带一大袋“故乡土”,日积月累,大棚里的土壤被“百家土”替换。战士们都盼望着能在这片“百家土”上长出希望的果实。

冬天到了,“风雪丫口”的大风如约而至,也刮凉了战士们的心。“这就是一块废地,再怎么折腾它都是一块废地!”反复经历了由希望变失望的过程,许多战士都灰心了,连最初的倡议者范鹏也沮丧了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,指导员徐建明听说有农业专家到怒江扶贫。他午饭都顾不上吃,赶紧下山请专家来指导。通过诊断,蔬果长不大的原因终于找到了:土壤碳元素缺乏、天气干燥湿气少、日照时间短……专家临走时开出了“药方”,需引进先进的培育种植设备。看着这些先进设备昂贵的价格,司务长范鹏的心又凉了,指导员安慰道:“买不起,咱们就自力更生,咱当兵的还怕困难吗?”

连队里的发明能手、下士刘琦听到这个消息,主动找到指导员:“指导员,我以前在老家干农活时,就自己做过简易的农具设备,你让我来试试吧!”

画设计草图,采购零部件,焊接组装,反复试用检测……几个月后,“人造太阳”“定时喷泉”“棚中棚”等一系列“土方”设备搬进了蔬菜大棚。日照不足、温湿度不够等问题得到了部分缓解。那年秋天,战士们第一次品尝到了自己种植的蔬菜水果,“我们成功了!”

经过几年的探索,如今连队已经能够种植出多种蔬菜水果。正在拔萝卜的上等兵薛俊豪开心地说:“前些天我给父母寄了我们亲手种的萝卜,他们说那是他们吃过的最好吃的萝卜!”看着满棚累累硕果,战士们觉得心里甜滋滋的。

上图:连队后勤生产大棚内,多种蔬菜长势喜人。 师 荣摄

# 突破零环

■郑大鹏 代江涛

## 迷彩芳华

“钟世杰,0环!” “班长,我……”班长宣布射击考核成绩后,还没从打靶的紧张感中缓过神来的钟世杰,又一次陷入窘迫。这名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的新战士,一时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。

这已经是钟世杰第二次射击成绩吞“鸭蛋”。他还清楚地记得,第一次实弹射击一发未中后,班长并没有严厉责备他,而是耐心地带着他模拟射击流程,分析脱靶原因。原来,钟世杰在射击时左眼无法紧闭,每次都习惯性地用手去捂左眼,造成击发时准星偏离。

找到问题根源,纠正了动作,本想在第二次考核中一展身手的钟世杰却再一次碰了壁。连续两次吞“鸭蛋”,对不起班长的耐心指导不说,也让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:“难道自己真不是块当兵的料?”

“钟世杰!” “到!”听到班长叫自己,钟世杰立刻从板凳上弹起来,硬着头皮准备迎接狂风骤雨般的批评。

“不就是打个实弹吗,放轻松,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,别泄气!”班长的安慰让钟世杰悬着的心稍微放松了一点。

班长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,问道:“你说,咱们打靶打的是什么?”

“目标?”“不对。”

“靶心?”“不对。”

“班长,那打靶打的是啥?”

“打的是一种积累。你刚才瞄准时,是不是在心里提醒自己别去捂眼睛,是不是又在想这次会不会脱靶?”

“班长,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

“你的射击动作虽然纠正了,但动作还不熟练、心态还不自信。成功需要反复锤炼,我有信心解决你的问题,你自己有没有信心?”

“班长,我有信心!”

为了解决钟世杰脱靶的问题,班长、

排长和射击教员轮番登场:通过四点瞄准、检查镜纠正等方法教他掌握正确的射击要领;练习提拉枪管、利用辅助器材,增强握枪瞄准的肌肉记忆;使用音响模拟制造枪声,磨练提升心理素质……

午后,南山脚下,大风卷起黄沙。伴随着指挥员的口令,钟世杰又一次站在了射击线前。卧倒、装弹、据枪、瞄准、击发,他的动作一气呵成。紧盯视孔,透过准星,瞄准靶心,千百次的练习让他稳稳地扣动了扳机。“砰——”子弹出膛。

“钟世杰,42环!” 随着报靶员公布成绩,钟世杰难掩心中的喜悦,笑容绽放在脸上。这一“零”的突破,是严格训练浇灌出的果实,也是一次对自我的超越。

# 深山“寻宝”

■张修山 林 杰

## 军旅趣事

层峦叠嶂的大山深处,一场雨后,陆军某工程维护团哨所的官兵翻山越岭开始了一天的巡逻。

上等兵秦学东是这支队伍中的新鲜面孔,山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。“咱这大山遍地都是宝,折耳根、香椿叶,清明雨后竹笋尖;山核桃、毛栗子,霜降枝头柿子红……”四级军士长王宇宁打趣地对秦学东说。

听到老班长的顺口溜,秦学东有点不信——哨所就坐落在山脚,每天平均日照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。在屋子旁栽种的桃树,生长了5年才长出乒乓球大小的果子,好不容易等到成熟,摘下一尝又酸又涩。孤独的深山中,除了哨所的官兵,长年累月见不到人影,哪有老班长口中那么多好吃的?

一旁的下士李小睿笑着凑过来,顺手从挎包中掏出一枚野果给秦学东,“给,尝尝我前天摘的野生猕猴桃。”

接过猕猴桃,秦学东既好奇又嫌弃:“你这猕猴桃比土鸡蛋个头还小,能好吃吗?”

剥开皮,秦学东尝了一口。酸酸甜甜的滋味,让他根本停不下来,又吃了四五个才心满意足,忍不住赞叹道:“味道真不错!”

看到秦学东狼吞虎咽的样子,李小

睿来了兴致。“别看咱哨所方圆几公里都荒无人烟,但自从开了春,这漫山遍野的野果就一样接一样往外冒,尤其夏秋两季最为丰盛,樱桃、黄杏、毛桃、枇杷、脆枣、猕猴桃……我这两只手都数不过来。”正当两人笑颜开时,走在队伍前面的王宇宁突然停下了脚步。不远处,一只通体翠绿的竹叶青蛇正垂在树枝上吐着信子。山高林密,巡逻时危险往往不期而遇,官兵经常会遭遇毒蛇猛兽。有一次,战士们还和一群野猪对峙了十几分钟。

“危险归危险,但这些野生动物也是大山里的宝。”王宇宁说。官兵日日在这群山峻岭间巡逻、生活,对这里的草木都很熟悉。每次巡逻完,都会顺路捎上点野果野菜。

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,一趟走下来就得四五个小时。不知不觉已到正午时分,队伍来到一棵柿子树下进行修整。秦学东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,望着满树红彤彤的柿子两眼直放光。王宇宁看出了他的心思,撸起袖子上树摘下几枚果子分给大家充饥。“可以多摘点,回去还能晒柿饼。”

修整完毕,官兵们又踏上巡逻的路途。秦学东凑到王宇宁面前:“班长,这就入冬了,山里该没有宝了吧?”

“你还真别说,野外生存训练时你可以试试去采野蜂蜜,千万小心别被土蜂蜇得满脸是包。”队伍中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## 兵 漫 千里马

■31639部队 茅文宽



## 蒙眼识人

训练间隙,武警广西总队新训团内欢声笑语不断。被大家称为“开心果”的新兵班长王杰正带着新兵做游戏。“蒙眼识人”环节中,王杰悄悄加入队伍中,新兵霍瑞元摸到班长的脸始终猜不出是谁,引得战友们哈哈大笑。 余海洋摄

## 军营小幽默

### 梦话

晚上站岗回来,宿舍已经熄灯了,我蹑手蹑脚地脱衣服,一战友突然大吼一声:“别动!”

我立刻停下来,一动也不动。班长翻了个身,喃喃道:“做梦练擒拿呢?”

我看着两个人,站在黑暗中不知所措。

### 归乡

当兵以来,这是我第一次休假。穿上军装对着镜子一照:嘿!一个帅气的战士就要荣归故里。踏上返乡列车,一路上我的心情都很激动。终于在接站的人流中,我看见了日夜思念的父母,我奔向前抓住他们的手,脱口而出:“班长……”

### 检查

连长检查内务,发现水房里泡着一盆衣服,集合全连问是谁的,半天没人回答。连长有些生气,让值日员吴文文把盆子端着来看衣服上是谁的名字。

小吴看了一眼:“报告连长,吴文文的!”

连长随即喊道:“吴文文!”

小吴:“到!”

连长被身边的小吴吓了一跳,气呼呼地说:“咋?你不知道自己叫吴文文啊?” (李永彦 潘华龙)

# 特殊的维和之星

■周格格 张 池



“大黄,荣获10月‘维和之星’称号,希望你再接再厉,继续守护营区安全。”大队长在讲评完10月安全工作会议后,宣读了对大黄的表彰决定。这下,大黄在中国驻南苏丹维和工兵营里更加出名了,戴着大红花神气地在营区里面溜达。

大黄获此殊荣,当之无愧。一天深夜,月色晦暗,营区的东南角倏地闪过一道“黑影”,“黑影”手中攥着棍子,四处打量,避开哨兵,悄悄地摸向营房。“汪!汪汪!”还没等“黑影”靠近营房,大黄便飞扑出来,死死咬住“黑影”的裤腿。“黑影”猝不及防,惨叫了一声。巡逻哨兵闻声赶来,“黑影”眼看大黄猛抡了一棍,匆忙翻出了墙外。

“哎呦,这一棍子下手真狠!”几名战士围着大黄,心疼地给它的右前腿用药。大黄却不领情,挣脱开一瘸一拐地走了,似乎并不在乎这点儿伤。

大黄是条狗,但不是条普通的狗。两年前,维和工兵分队的一名老班长在外出施工时发现了大黄。当时它身长不足30公分,趴在草丛里呜呜地叫,后腿被弹片炸伤,流着血。老班长见它可怜,就把它抱回了中国

工兵营,给它处理伤口、喂饭。大黄颇有些灵性,从此就跟在老班长身边寸步不离。 每天清晨,战士们列队,大黄也乖乖地蹲在队伍边。战士们喊口号,“一,二,三,四!”它也“汪呜,汪呜,汪呜,汪!”保准不会多喊一句,也不会少叫半声。“跑步——走!”大黄跟着队伍撒欢似的跑。等到指挥员报告时,它立刻变得安安静静,不出一声。“这么通人性的狗,少见!”战士们都格外喜欢它。

一次,防空警报突然响起,所有人需要立即进入地下工事。大黄挨个营房汪汪叫,一直等到所有战友都进入了掩体,它才停住叫声,趴在地下工事入口仰头张望着,任谁唤它都不肯进

入掩体。

老班长任务完成回国前,特意把大黄托付给了新一批的维和战友。如今,大黄俨然成了维和工兵营里的一名老队员,每天跟着战友们巡逻执勤。大家都把它当成必不可少的一分子。交接岗时,战士们会习惯性地问:“大黄在不在?”集合时,也会有人找:“大黄去哪儿啦?”

一天凌晨,大黄一反常态汪汪叫个不停。熟睡中的司务长被大黄吵醒,穿上衣服起来察看,发现大黄正使劲地扒炊事间的铁门。司务长赶紧打开铁门,一股浓重的燃油味扑面而来。原来是炉子的燃油泄露了,幸亏大黄及时察觉、狂吠报警,避免了酿成大祸。

战士们闲暇时都喜欢逗弄大黄,“大黄,等完成了任务跟我们回中国好不好?带你去看老班长。”

大黄好似听懂了一般,使劲地摇着尾巴。

上图:战友们为大黄戴上“维和之星”大红花。 胡延华摄

## 连队开心果